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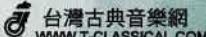
主辦單位：



贊助單位：



網路宣傳：



DANCING IN
THE SHADOW
OF TIME II

音契時代篇

2010.09.27(一)19:30

國家音樂廳【音契合唱管絃樂團】

演出的話

在日本一個小鎮內子町，有位做炭名人，他的做炭方式，會先挑出木頭放入窯中燃燒十天，窯中溫度超過1000度，所以需要徹夜看顧。配合持續變化的香味與煙色，他需要隨時調整空氣。有的木頭會燒出甘甜的香味，有的則帶著木醋的酸味，炭的好壞可以由氣味聞得出來。「窯出日」就是把做好的炭取出的日子，好的炭非常的重，相碰時會發出輕脆的金屬聲。讓我印象最為深刻的並不是這燃燒的過程，而是這位名人說沒有好的木頭就無法做出好的炭。所以要有「好炭」得先造「好樹」，而要造「好樹」呢，他淡然的說得先從除草開始。我不記得他說需要花上多少年來等待一株好樹，他的理想就是與森林共生，與森林共亡。

除草這種不顯眼又枯燥的先行工作上，這位名人卻看見了具備「好炭」的價值。在這裡我感到身為音樂家、教育者的職責。在這價值觀根基被抽空的時代，更需要能夠有看見「好炭」的洞察力，並視「除草」為理所當然的態度。否則乍看擁有無限選擇的自由人，淪為文化商販的忠實顧客。文化商販所提供的商品，散發著種種誘人氣息，宣告著「好炭」唾手可得，不需要「除草」，更不需要等上數十年。要體驗生命的豐盛，過來人都知道並沒有捷徑。今天投機取巧的代價，有天連同利息得加倍償還。

Allan Bloom在《封閉中的美國思維》書中，提到『每一個世代的真相，最能夠透過該世代與人類終極關懷之間的關聯性而發現。』當我們對「人」題目的關心、對「生命」可能性的期待，卻被有強烈商業動機的文化商販所提供的商品取代時，我們其實就是捨棄了「除草」、栽培「好樹」的步驟。或許我們應當清醒過來，認真認識我們這個世代的真相。社會上層出不窮的總總問題，追根究底，除了在生老病死的關卡之外，我們與人類終極關懷之間幾乎毫無瓜葛？

「音契時代篇」的宗旨，就是要喚起大家對人類終極關懷的注意。希望能夠比較清晰的呈現人類所嚮往或所需要高貴昇華的境界。Bloom在書中說人類自古以來總是必須要在神、愛、死亡的問題上給予妥善的安排。美國人花了兩百年的時間處決了上帝，以聖潔來取代上帝。而愛則被心理學家給處決了，以性欲和有意義的關係取代了，這只用了七十五年。至於永恆，只要不去喚起她的存在，或是混淆短暫與永遠之間的界線，那麼人類最難以處理的問題也迎刃而解。

我們正在學習如何跟「上帝、愛、死亡」舒服的相處。古老的悲劇衝突，到了我們手裡成為標籤般的承諾：「我很好，你也很好。」我們應該拒絕文化商販所提供之「紅豆湯」，想辦法除去長在我們周遭的雜草。這些雜草不但啃食著我們的養分、我們的歲月，也奪去了我們豐盛生命的合法繼承名份。

音樂總監 / 余志文

曲 目

Program

佛瑞／《面具與貝加馬斯克》組曲之序曲
Faure／“Masques Et Bergamasques” Suite, Overture

柴可夫斯基／第六號交響曲《悲愴》
Tchaikovsky／Symphony No. 6 “Pathetique”

第一樂章 慢板接不過分的快板，奏鳴曲式
I Adagio-Allegro Non Troppo

第二樂章 優美的快板
II Allegro Con Grazia

第三樂章 極快的快板
III Allegro Molto Vivace

第四樂章 哀傷的慢板接行板
IV Adagio Lamentoso-Andante

中場休息
Intermission

金希文／《舞後無痕》

寫給女高音，男中音，合唱團，及大型管弦樂團的音樂詩劇（2010）
Gordon Shi-Wen Chin／“Dancing in the Shadow of Time” for Soprano, Baritone,
Chorus and Orchestra

序曲 I.搖籃 II.踩夢 III.馭海 IV.混淆
女高音／陳美玲
男中音／林中光

艾爾加／“寧錄”，選自《謎》變奏曲
Elgar／Nimrod, from “Enigma” Variations

財團法人音契文化藝術基金會

音契合唱管絃樂團以『為台灣譜生命之音符』為使命，秉持以音樂來服事時代的決心，透過精緻音樂，在台灣榮耀上帝，並向本地人宣揚福音。為了使音契合唱管絃樂團能有更健全的組織，以達到永續經營的理念，財團法人音契文化藝術基金會於2001年5月正式成立。感謝財團法人台北神召會一直以來大力支持並提供使用場地。基金會以推動精緻音樂為宗旨，藉高度的專業性、認同感與凝聚力傳承古典基督教聖樂，發揚音樂新典範，並盼望藉其藝術活動滿足人們對真善美之追求，進而認定生命的價值及意義。

組織架構

董事長 潘冀（潘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負責人）
董事 饒孝楫（校園福音團契執行委員會主席）
鄧樂生（校園福音團契財務顧問）
林和惠（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系教授）
孫寶年（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教授）
吳弘智（台北神召會董事）
張光正（商業發展研究院院長）
錢善華（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教授）
張忠本（聚鼎科技公司董事長）
郭宗恆（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台灣藝術大學音樂系教授）
阮昌榮（國科會工程技術發展處研究員）
宋文勝（聞聲數位影音總監）
駱惠珠（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副教授）

音樂總監 金希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教授）
合唱指揮 林舉嫻（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系教授）
行政團隊 吳麗華 劉融融 李建芬 張筱梵 蔡鈺琳
聖樂主任 洪頌恩



音契合唱管絃樂團

1984年多位任教於大專院校的音樂家，體認到台灣音樂環境尚待耕耘，基於古典音樂滌淨心靈的功能，由范恩惠老師、蘇正途教授等發起成立「音樂科系團契」。在專業的國內外音樂教育背景、齊一的基督教奉獻信念，音契集合了台灣音樂院校的教師、畢業生、在學青年以及具有豐富音樂素養的社會人士，以音樂團契的組織，藉著高度的專業性、認同感與凝聚力，為社會帶來具有音樂純度和心靈素質的歌聲與曲調。

1989年8月「音契合唱管絃樂團」創立至今，一直秉持演奏的水準、創作的堅持，以及內涵深刻的特色，每年12月持續在台北懷恩堂舉行聖誕節音樂會。1989年音契更獲得國立中正文化中心的肯定，在國家音樂廳演出《心靈樂篇》系列持續至今，以音樂傳達並呼應時下潮流現象及對社會關照。1997年受邀擔任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在溫哥華主辦之「台灣文化節」中演出，並巡迴於洛杉磯、亞特蘭大、紐約各地之音樂廳。1999年、2003及2004年於激烈競爭之下多次脫穎而出，獲選為文建會「傑出表演扶植團隊」之一。

音契也持續致力優良有聲出版品，留下豐盛的音樂資產，包括：【痕跡&回憶與盼望】、【聖樂選粹】，心靈樂篇回顧專輯【台灣情，音契心】等，2002年推出針對中學生創作的【年輕的歲月-合唱草葉集I】；【留心】雙CD更榮獲第11屆金曲獎最佳古典音樂專輯；並引薦出版日本音契優笛亞室內樂團【四季的馨香】。2006年4月重新錄製發行書樵所譜的詩歌【想念你的慈愛】雙CD。因感於推廣國人作品之重要，同年出版【青春之歌】。2009年陸續出版【凱旋之歌】CD、【僅此一生】CD及12月出版【聖誕時刻】CD！另外在詩歌或演奏樂譜的出版廣受喜愛及好評。

二十多年來，受到台灣各地許多愛樂者的支持與迴響，音契將堅持為台灣奉獻的心志，期許在文化環境中，留下長遠的影響。



指揮／作曲 金希文

國外樂評

1997

Los Angeles Times

對金希文的評論為『作曲家...是位有自信的大師。』

The Boston Globe

樂評說金希文的作品『運航在高昂的情感和技巧上。』

The San Diego Union-Tribune

樂評認為金希文『明顯的擁有令人讚賞的天分，和看漲的聲譽』並認為其作品為『融合了犀利的活力與對弦樂音響有自信的駕馭能力』。

2004

New York Sun

稱金希文的作品【風 時間碰撞的聲響】時說，『他的作品宛如一首詩，由不同的聲音在朗讀。』

2006

The San Diego Union-Tribune

『雙協奏曲，刻下痕跡。』

2007

Fanfare

金希文的雙協奏曲，是繼布拉姆斯之後，最好的雙協奏曲。

金希文生於台灣中部小鎮斗六，中學期間則是在日本接受教育，大學就讀美國Biola University，並在該校獲取鋼琴與作曲雙學位。之後則在Eastman School of Music攻讀作曲、鋼琴、指揮，取得該校作曲博士學位。金希文目前任教於國立師範大學，並擔任音契合唱管絃樂團的音樂總監。

美國Naxos唱片公司在2007年二月出版金希文專輯，內容包括給小提琴與大提琴的雙協奏曲、小提琴協奏曲【福爾摩沙的四季】。金希文所譜台灣第一部台語歌劇【黑鬚馬偕】，於2008年11月27~30日搭配德國漢柏斯導演，簡文彬指揮及國家交響樂團，在國家戲劇院舉行了世界首演。2009年5月Felix Fan與Heiichiro Ohyama所指揮的Santa Barbara交響樂團，首演了給大提琴及管絃樂團的【浪漫曲】。2009年9月初金希文於東京指揮日本ユオディア合唱管絃樂團演出，發表新作單樂章豎笛協奏曲【清澈的午夜】。2010年4月由Herbig指揮國家交響樂團與盧佳慧首演【鋼琴協奏曲第一號】；5月在西雅圖發表的鋼琴作品【二月歌】；6月小提琴家宗緒嫻與Camerata of St. John's樂團在澳洲演出【福爾摩沙的四季】；7月在日本錄製【淚泉】、【初雨】兩首室內樂委託創作，並在日本出版。9月金希文將指揮音契合唱管絃樂團發表新作【音樂詩劇---舞後無痕II】。



指揮 林舉嫓

中國文化大學音樂系畢業，主修聲樂，師事唐鎮教授。於美國紐澤西州立大學羅格斯（Rutgers）大學，專攻合唱指揮。受教於紐約茱莉亞音樂院名師Dr. Richard Westenburg門下。他曾讚譽林舉嫓為「一位擁有多項指揮能力的音樂工作者。藉著她那自然、優雅的指揮技巧，很容易的就將她對音樂的摯愛與了解，傳遞給與她一同歌唱的人，使人們隨著她一起走入音樂中真、善、美的殿堂」。1989年，於獲得Rutgers University之音樂碩士後返台任教。現任教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與東吳大學音樂系，教授合唱、合唱指揮、合唱作品研究及表演等課程，並擔任潔璐品歌手、音契合唱管絃樂團之合唱團的指揮。



女高音 陳美玲

女高音陳美玲是「亞洲華人聲樂大賽」第二名以及「世界華人聲樂大賽」第三名得主，獲選德國「新聲(Neue Stimmen) 國際聲樂比賽」亞洲區代表並入圍總決賽。曾獲選國立中正文化中心之「校園菁英」及「樂壇新秀」；台北愛樂文教基金會之「台灣樂壇新秀」；聲樂家協會「聲樂新秀」；台灣區音樂比賽女高音獨唱第一名；「台北德文藝術歌曲比賽」第三名。畢業於輔仁大學音樂系、東海大學音樂系碩士班，先後師事杜玲璋、徐以琳以及Judy Bellingham教授。

陳美玲於歌劇演唱領域表現精湛。她在2008年台北歌劇劇場製作之莫札特歌劇「依多

美聶歐」中，成功地演唱了Elettra一角，正如2006年時她令人驚豔的挑戰國家交響樂團製作之「尼貝龍指環」中Sieglinde。她於1999年國立台灣交響樂團製作之普契尼歌劇「波西米亞人」中飾演Musetta嶄露頭角；2003年以「女人皆如此」中Fiordiligi一角再度合作。並於2003年受邀至馬來西亞，於吉隆坡歌劇之友會與台北歌劇劇場共同製作之歌劇「女人皆如此」中擔任Fiordiligi一角。近年來，經常於國家交響樂團製作之歌劇系列演出，自2002至2006年樂季，飾演「女武神」之Helmwige、「唐喬望尼」之Elvira、「法斯塔夫」之Meg、「女人皆如此」之Dorabella、「費加洛婚禮」之伯爵夫人、「尼貝龍根指環」系列「萊茵河的黃金」之Freia、「女武神」之Sieglinde、「諸神的黃昏」之Gutrune與3rd Norn等角色。2008年於國立台灣交響樂團製作之拉威爾歌劇「頑童與魔咒」中飾演童話公主。也受邀參與現代歌劇世界首演之製作，包括由高行健創作、許舒亞作曲之歌劇「八月雪」、作曲家陳玫瑰作品「梧桐雨」，以及由邱瓈創作、金希文作曲之「黑鬚馬偕」。2009年七月於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與澳洲歌劇院合作之歌劇「卡門」中，飾唱Micaela一角。

除歌劇演唱之外，陳美玲也經常受邀於國內外音樂會中擔任女高音獨唱。重要演出包括，與國家交響樂團合作巴赫「聖母頌主曲」、布拉姆斯「德意志安魂曲」、馬勒第八號交響曲「千人」、孟德爾頌「以利亞」，以及蕭泰然「1947序曲」；與國立台灣交響樂團合作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合唱」；與高雄市立交響樂團合作「布蘭詩歌」以及貝多芬「合唱交響曲」；與

長榮交響樂團合作馬勒第四號交響曲；與奇美愛樂管絃樂團合作貝多芬「合唱交響曲」。與台北愛樂文教基金會合作海頓「創世紀」、「尼爾遜彌撒」、莫札特「安魂曲」、貝多芬「C大調彌撒曲」、「合唱交響曲」、羅西尼「小莊嚴彌撒」、錢南章「馬蘭姑娘」、王世光之清唱劇作品「孕荷」、「花嚴之歌」，以及唐建平清唱劇作品「白馬入廬花」世界首演；與東海大學音樂系合作韋瓦第「榮耀頌」、韓德爾「彌賽亞」以及莫札特「C小調彌撒曲」；與輔大音樂系交響樂團合作馬勒第二號交響曲「復活」。海外演出則受邀於印尼雅加達神劇協會擔任「彌賽亞」之女高音獨唱、於新加坡Lyric Opera「莫札特三大喜歌劇選粹」音樂會中演唱，以及於外蒙古演唱由愚溪作詞、盧亮輝作曲之清唱劇「圓相世界」。

現任教於台中新民中學、台中二中、中壢高中、雙十國中、桃園中興國中等校音樂班，以及南華大學民族音樂系，並擔任台北愛樂合唱團、榮星合唱團之聲樂指導老師，中華民國聲樂家協會會員。



男中音 林中光

畢業於東海大學音樂研究所碩士班，UCSB Vocal Institute 結業並獲Excellence證書。主修聲樂曾師事陳思照、王凱蔚、E. Lanza、E. Mannion、W.Scheidt、R. Döling及李秀芬等諸位教授。現就讀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表演藝術組博士班，主修聲樂演唱並師事陳榮貴教授。

現為國立台中教育大學音樂學系兼任講師並為成大校友合唱團、飛魔毯歌手、青韵合唱團及台北當代室內合唱團之聲樂指導。現為聲樂家協會基本會員。

近年來多次與國內各大交響樂團合作，主演或演出歌劇角色如下：羅西尼《塞爾維亞的理髮師》飾費加洛及巴特羅先生，史特勞斯《蝙蝠》飾埃森史坦，威爾第《茶花女》飾傑爾蒙（排練歌手）及多比尼侯爵、《弄臣》飾馬魯洛，薩里耶利《音樂至上》飾作曲家，莫札特《魔笛》飾帕帕吉諾、《伊多美尼歐》飾海神，貝多芬《費黛里奧》飾洛可，浦契尼《波西米亞人》飾蕭納德、《托斯卡》飾夏隆內、《強尼·史基基》飾強尼·史基基，華格納《崔斯坦與伊索德》飾舵手，梅諾蒂《電話》飾班，董尼采蒂《愛情靈藥》飾軍官貝柯雷，奧芬巴哈《霍夫曼的故事》飾魔鬼醫生，比才《卡門》飾走私販子丹凱羅，阿鍾中國歌劇《西施》飾夫差，及金希文《福爾摩沙信箇—黑鬚馬偕》，飾演林孽。

曾與眾多交響樂團、室內樂團、合唱團與作曲家合作演出神劇、清唱劇、現代作品發表等音樂會，擔任獨唱如下：巴赫《聖誕神劇》，貝多芬《合唱幻想曲》與《C小調彌撒》，布列頓《戰爭安魂曲》，佛瑞《安魂曲》，韓德爾《彌賽亞》，海頓《創世紀》、《尼爾遜彌撒》，羅梯《小彌撒》，莫札特《安魂曲》，普塞爾《頌歌》與《歡欣讚美》，馮?威廉斯《五首神秘之歌》，屈文中《黃山，奇美的山》，盧炎聲樂室內樂《月》、《訴衷情》，張俊彥《戰爭詩篇》、《北冥有魚》、《晦朔春秋》、《羔羊經》，陳哲聖《四首給男中音的歌》，王雅平《一角仙人》，李子聲《第三首亡國詩》，李和甫《四首給男中音的歌》，及金希文《痕跡》、《舞後無痕》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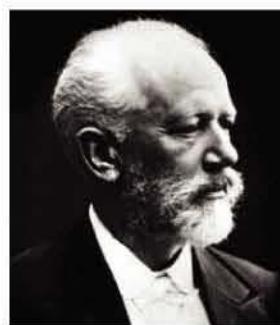
近年來，林中光除了不間斷的演出邀約外，他也開始往歌劇導演方面發展，曾擔任莫札特歌劇《唐·喬凡尼》、《伊多美尼歐》之助理導演；普契尼歌劇《蝴蝶夫人》第二幕及《強尼·史基基》導演；梅諾第歌劇《電話》導演。林中光也將擔任「飛魔毯歌手」製作之莫札特歌劇《女人皆如此》及伯恩斯坦輕歌劇《西城故事》選粹之導演。國外邀約方面，曾受邀前往比利時、紐西蘭、韓國等國家舉辦獨唱會，深獲好評。



佛瑞／《面具與貝加馬斯克》組曲之序曲 Faure / "Masques Et Bergamasques" Suite, Overture

西元1918年九月，摩納哥的亞伯特一世王子委託佛瑞為獨幕舞劇「面具與貝加馬斯克」譜寫音樂，佛瑞欣然接受了這個邀約，不僅因為他可以在法國南部躲過寒冷的天氣，更是可以藉此與曾經在譜寫歌劇「Pénélope (彭妮洛佩1913)」時共同工作的夥伴們再度合作，舞劇的腳本出自這個製作團隊的成員之一著名的劇作家—盧內·佛修瓦 (René Fauchois) 之手，他引用了象徵派詩人—魏爾倫 (Paul Verlaine 1841-1896) 的寫作。

然而這部作品並不是一部全新的作品，全曲八個樂章中有六個樂章出自他早年的作品，探究其中原因，除了個人因素，舊樂曲的選擇也是為了要配合劇中想要表達的「雅宴fête galante」的氣氛，佛瑞曾提到這部作品像是「你從華鐸 (Antoine Watteau 1684-1721, 十八世紀早期法國畫家) 的畫作中得到的印象」。這部舞劇於1919年四月上演，之後佛瑞將這八個樂章中的四個樂章抽出來成為一個組曲，並且在1919年九月於巴黎音樂院演出。作曲家在製作舞劇時在管弦樂配器方面有另一位作曲家的協助，但是其中的序曲、小步舞曲以及牧歌的管絃樂配器卻完全為佛瑞自己完成的，這首序曲最早在1868年就以交響間奏曲的形式演出過，現在再度引用於此，在速度上為極活躍的快板、奏鳴曲式，從頭到尾展現出人們在大自然中優雅的歡宴、與大自然親近卻不狂亂的「雅宴fête galante」氣氛。



柴可夫斯基／第六號交響曲《悲愴》 Tchaikovsky / Symphony No. 6 "Pathétique"

西元1893年八月，當柴可夫斯基的第六號交響曲將近完成的階段，他寫了一封信給他的外甥—弗拉基米爾·大衛朵夫，提到：「我以最誠摯的心情告訴你，這首交響曲是我寫過最好的作品，在任何情況之下，它有著最深沉的感情，我愛它，好像從來沒有愛過任何一部我的作品一樣。」柴可夫斯基的六首交響曲之中，後面三首是最常被演出的作品，並且第五、六兩首常常被拿出來討論，因為這兩首如同自傳一般，在述說他自己的故事。

作曲家早在1889年就萌生寫作第六號交響曲的想法，1889年10月29日，柴可夫斯基向朋友表示想要寫作一首大型交響曲，當做這一生寫作生涯的告別作，並且將此獻給沙皇。但是寫作進度一直延遲，到了1892年十月，當這部降E大調交響曲即將完成之際，並且報紙上已經開始報導的時候，他突然決定要銷

毀樂譜，所幸這部未完成的作品並沒有被銷毀，部分的樂章被轉移到其他樂曲的樂章。而現在所聽到第六號就是1893年重新譜寫的作品。

他曾經提到，這首交響曲應該要有個標題，但是這個標題本身「就是一個謎，答案就容大家來猜吧！」學者們大多同意，「死亡」是這段時間佔據在柴可夫斯基心中的主題之一，這不只是因為作曲家在這部交響曲首演之後八天突然去世而引起的揣測；在寫作第六號的這一年，柴可夫斯基經歷了親近好友的相繼離世，他感受的不僅是悲傷，更是一種孤獨與震撼。學者更將他晚年的幾部大型作品連結成一個系列：從1888與89年的睡美人，到1890年的黑桃皇后（The Queen of Spades），1892年的姚蘭達（Iolanta）與胡桃鉗，最後是1893年的悲愴，暗示了從「理想國」到「聖誕夜的幻想」最後是「悲傷」的幾個步驟，每首作品中都含有「別離」情境。在這部交響曲第一樂章裡面，柴可夫斯基以長號的重奏唱出俄羅斯東正教告別儀式的聖歌，這個聖歌的節奏隱約的出現在其他樂章中，似乎死亡是這一切痛苦的掙扎中唯一的出路。

第六號交響曲的寫作介於1893年二、三月之間，並在夏天完成管弦樂總譜，曲子的標題為「悲愴」，根據柴可夫斯基的弟弟莫德斯特（Modest）宣稱，是他在首演之後建議的，但是也有其他文獻證明在首演前作曲家就已經決定「悲愴」這個標題了。曲子在1893年十月廿七日由作曲家指揮，於聖彼得堡首演，當時的反應並不熱烈，但是在作曲家過世之後，十一月六日的紀念音樂會中再度演出時，這首曲子卻受到熱烈的反應，確立了在音樂史上的地位。

第一樂章 慢板接不過分的快板，奏鳴曲式

在慢板的序奏樂段中，一開始分兩部的低音大提琴與中提琴所奏出的和聲就製造出陰沉昏暗的氣氛，緊接著低音管奏出掙扎著上行即刻崩潰下落的動機：

Solo



這個動機在隨後的快板樂段成為第一主題的基礎，是以中提琴兩部，大提琴兩部厚重的音色呈現出來，並且在樂章中不停的聽到掙扎上行卻立刻崩潰下降的音型。這個樂章的第二主題是一個極為溫暖，充滿愛與真理的旋律：



兩個主題段落在節奏、速度以及表情上是十分相對的，兩者之間交換的進入造成情緒上的反差，在發展部，作曲家引用了俄羅斯教會的安息聖詠，由長號吹出，伴隨著中、低音弦樂器不斷的三連音以及高音樂器不時冒出的上行滾奏，之後又被第一主題的動機打斷。到了樂章的尾奏，弦樂器撥弦奏出B大調下行音階的頑固低音音型，支持著銅管聲部奏出的聖詠和聲，為樂章奏出莊嚴又安靜的結尾。

第二樂章 優美的快板

這是個五拍子的圓舞曲，無論是天鵝湖或是胡桃鉗，都可看出柴可夫斯基譜寫圓舞曲的深厚功力，但是與以往不同的，這是一個不規則拍子的舞曲，有人甚至稱它為「跛腳的舞曲」，結構上，這是一個大規模的三段體，樂章一開頭就奏出流暢的五拍子舞曲旋律，中段為類似和聲式的音型，配合著低音管、低音大提琴與定音鼓的持續的、打拍子似的D音，之後主旋律再度出現將音樂拉回前段落，最後在尾奏中弱音結束。

第三樂章 極快的快板

進行曲的風格，樂章中有兩個素材，其一是一連串三連音組成的跳躍動機，另一個是由雙簧管領軍，再接給長號的進行曲旋律，兩個素材互相穿插以及同時出現製造出快樂、勝利的氣氛，最後是一個十分有力的結束。這個樂章通常會造成觀眾的一個誤解，由於樂章在歡樂壯麗中結束，使得觀眾誤以為交響曲就在此結束了而開始鼓掌，但是沒想到故事並沒有在此告一個段落。

第四樂章 哀傷的慢板接行板

這個交響曲非比尋常的以慢速度終結，但是這樣的安排卻使得這個樂章與第一樂章相呼應，整個交響曲像是英雄的悲歌，從命運的動機到愛情的掙扎，經歷了跛腳的舞蹈以及勝利的進行曲，原以為就此快樂的結束，結果竟然是痛苦的哀號。這個樂章有個與第一樂章的動機相呼應的走向，就是音樂不斷的升高，不斷的加速，卻在幾乎到達頂端時立刻向下崩跌。而下行的主旋律不斷的反覆出現，似乎心中的嘆息不斷，接近尾聲之處長號的和聲再度出現，之後音樂更加的下沉，直到最後安靜的結束。

金希文／《舞後無痕》寫給女高音，男中音，合唱團，及大型管弦樂團的音樂詩劇
Gordon Shi-Wen Chin／“Dancing in the Shadow of Time” for Soprano, Baritone, Chorus and Orchestra

在Seven Steps on the Writer's Path書中，寫作的第一階段為「Unhappiness」。作者說這是創作前的心理狀態，是創作的渴望。之所以用「Unhappiness」，因為這是一種必需要解決掉的張力，需要被處理的情緒。《舞後無痕》可以說是在這種「不快樂」的情緒下產生的，但是我的「不快樂」比較是針對台灣的「人類現況」。每個社會都有棘手的問題，尤其在資訊、媒介影響無國界的情況下，許多問題其

實都有共同的特質與方向。但是在台灣，似乎問題的討論總是停留在經濟、實用的層面，比較不容易探討問題的核心。美國重要思想家Allan Bloom在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中說：『人文教育的重點就是在幫助學生對他們自己提出－在人類高層次的抱負與低層次的日常需要之間－最重要的問題，人是什麼？幫助他們了解答案雖然不明顯，但也非不存在』。

Bloom特別強調一個人要過「真實的人生」，必須要持續關心這個命題，也就是人類的終極關懷。我們的文化似乎沒有提供這樣的環境給我們來持續地思考，相反的，她似乎鼓勵我們透過升學、賺錢、娛樂、迷信來迴避這惱人的問題。擔任了20年的音樂系教授，發現大學裡也充斥著同樣的氣氛。尋找生命意義的衝動，只在個人「失眠」時浮現，無法透過藝術、教育、文學成為價值觀的一種具公信力的參考點。相反的，台灣有太多不同的假冒者，如文化商販般有著強烈的動機要找出年輕人的愛好，兜售著因市場要求而製造的價值觀。這是我的「Unhappiness」，是譜寫《舞後無痕》的主要動機。我的用意並非寫一篇關於人類終極關懷的論文，而是透過這個作品來表達我個人對這社會的「抗議」吧。

【舞後無痕】從前奏曲開始，接著有四景分別是「搖籃」、「踩夢」、「馭海」、「混淆」。角色有舞者（女高音）、影者（男中音）、旁觀者（合唱）。四景的劇情並沒有連續性，但是主題都圍繞在舞者對「人」的認識上。三個角色的簡介如下：

【舞者】－是一位情緒極端起伏，對人生要不非常意氣風發，要不就極其悲觀的人，他有點歇斯底里的個性。在不同人生階段，企圖以「舞姿」來追尋、掌握人生價值的他／她，在潛意識裡總是有點不安，舞者內在世界是孤立的，但又帶著莫名的憤怒。

【影者】－則是總出現在舞者內心的另外一種聲音，屬於理性與主觀糾結在一起的聲音。所以兩人的對唱經常會出現矛盾的內容，對人生、對事情的詮釋總是與舞者對立。

【旁觀者】－聲音有時起鬨，有時惋惜，有時失落；但是他們的聲音總比較接近事實的真相。

在歌詞的表達上，Allan Bloom的著作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和Christopher Lasch的著作The Revolt of the Elites給了我很多刺激，包括尼采、弗洛伊德思想對當代人價值觀所產生巨大的影響。在歌詞寫作上，我參考並引用了相當多的詩：Victor Hugo: The Ocean's Song／Stephen Crane: The ocean said to me once／Joyce Kilmer: Mid-ocean in War-time／Langston Hughes: Dream Deferred／Dickinson: I read my sentence-steadily／日本皇后美智子：ねむの木の子守歌／William Blake: Infant Sorrow, Infant Joy／Shakespeare。

【舞後無痕】的構想共有七景，除了今天晚上要演出的四景之外，其餘的三景希望能夠在2013完成。

第一景 搖籃

主要的構想來自於William Blake的Infant Joy與Infant Sorrow，兩種對嬰兒出生截然不同的感受。從嬰兒有無限成長的可能性來看，那真是可喜可賀；但是從結局往前看，人的故事都註定會結束，這樣又讓人不勝唏噓。

【旁觀者】

該睡了 該睡了 安靜的林間
樹枝溫柔的搖曳著
遙遠的過去 淨夜的藍天
該睡了 該睡了
沉睡的樹林
孩子的歌

薄紅的花開了
偶然聽見 寧靜的樹蔭底
小小的呢喃聲
哄著孩子入睡

薄紅的花開了
彷彿聽見 母親愛唱的歌
輕輕的安慰聲
伴著孩子入睡

該睡了 該睡了 安靜的林間
樹枝溫柔的搖曳著
遙遠的過去 淨夜的藍天

【舞者】

你並不認識我
我的名字叫做快樂
甜蜜的快樂！

我的眼淚是欣喜
大聲向世界報到
悅耳的歡樂！

大家圍繞著我
都是充滿善意的眼神
我有父親的歡愉
母親的笑容

【影者】

你的母親呻吟
你的父親哭泣
你是誰
為何來到這個世界
無助、赤裸
見到魔王般的尖叫

看！她的腳踢的多有力
聽！他的聲音多麼宏亮
是聰明的男孩！
是甜美的女孩！

他的將來如晨星般的燦爛
她的一生必定幸福美好

爸媽稱我為甜蜜的寶貝
說我的微笑感染著全世界
我的歌聲是全然的祝福
你不認識我
我的名字叫做快樂
甜蜜的快樂！

薄紅的花開了
偶然聽見 寧靜的樹蔭底
小小的呢喃聲
哄著孩子入睡
薄紅的花開了
彷彿聽見 母親愛唱的歌

我的眼淚是欣喜
大聲向世界報到
悅耳的歡樂！

母親愛唱的歌
輕輕的安慰聲

你在父親的手中掙扎
拳打腳踢要脫離束縛
你是誰
生下來已被網纏住
大聲哭喊卻無人了解

愚昧人的舞台
搶著不同角色
你搖擺的雙手
要阻止這一幕戲
你的舞步非笨拙
乃是拒演的聲明

噢 我認識你
你的名字叫做憂愁
你的哭聲是無奈
孤獨的被命運丟棄的舞者！

母親哀傷的歌
苦澀的舞者
這是一條污泥的河流
恁你付出一切也無法游過去

輕輕的安慰聲
伴著孩子入睡

你不認識我
我的名字叫快樂
甜蜜的快樂！
我的眼淚是欣喜
大聲向世界報到
悅耳的歡樂！

你的名字叫憂愁
你的哭聲是無奈
孤獨的被命運
丟棄的舞者

第二景 踩夢

人都有夢的憧憬，或許是想像著完美的情人，一不小心，我們不設限地美化了夢想。像這位年輕的舞者，他在荒涼的不毛之地，看見最美的舞姿。但是影者所看見的完全是不同，他看見的是黑暗的路徑，遲緩而凌亂的動作。有多少故事是如此呢？一心追逐著夢想前進，直到有一天，發現夢想已經被踩在脚下，如一粒草莓四濺的鮮紅。多少歲月的衝撞，居然如此不堪一擊。

【舞者】

遇見你
才讓我跳起雙人舞
我們有相似的舞步
踩在同一調性的音符上

我遇見你的那一天
天空仍然很清澈的閃閃發光
泛白的田野
在冷颼颼的陽光下閃爍著
這裡 那裡 在遙遠的高山頂上

一撮一撮微亮著的白雪
你的週遭都是白色的
空曠的田野看起來屏息的昏睡著

【影者】

你們有相反的舞步
他逐漸的被吸引到
你獨舞的世界裡
一種寂靜的 夜光低照般
使人容易沉醉的迷失

黑暗已經覆蓋了整座山
過度的寒冷使妳神智不清
點在那長長的通道
寒夜裡微亮的燈
看得出來這條路有多漆黑

【旁觀者】

當夢想遲遲無法實現後
它會像太陽底下
被曬乾的葡萄一樣嗎？
還是像發在腳底的痘
惡化成膿瘡
然後還得繼續走？
當夢想遲遲無法實現後
它會像腐爛後的肉
一樣般發臭嗎？
或許它會成為過重的負荷
讓人再也無法挺直？

唯獨你的舞姿
奔放的跳躍著
我們共度夜晚
坐在寧靜的喜樂中
或狂歡地在夢底手舞足蹈

他的臉色幽靈般的灰白
動作遲緩又凌亂

醒來吧！夢裡的旋律到了清晨
不過是耳中嗚嗚的雜音

跳吧！跳吧！
不能喘息 無法重來

大海吼著拍子
一拍一拍
立刻立刻又一拍
Ti-ka Ti-ka又一拍
淒厲如帶血的刀
狂飆的節奏如鬼纏身
烈火般焚燒著舞者

跳吧！跳吧！
不要休息 不可回頭

【舞者】
我舞在大海
我要追捕 永恒
我要在知覺 感覺上敞開自己
看我 在波浪中翻滾
看我 駕馭大海的舞技
我動作自由的讓我雕刻生命

我要跳舞
我要追捕我的存在
我在動作中的存在
有動作才有生命
我要確定自己是活著的

如果你不能與我共舞
至少不要攔阻我

大海的平靜是易碎的美
月亮般清澈的舞池
臉上戴著銀色的面紗
令人心醉的舞姿與虛幻的魔術

【影者】
你的舞 改了又改
滿意後又不滿意
一改再改
你想改的究竟是舞
還是你自己

然而註定有這麼一晚
海水不安的呈現奇異醜陋的紅

如同喧擾的命運
嘴張著形成一個僵硬的○
雖然聽不見他的嘶喊
那卻是拋擲所有的泡沫往下沉
奪命的漩渦

第三景 駕海

舞者在人生上有了較多的歷練，自以為駕馭著大海，自由奔放的雕刻她的無姿，影者所看見的卻是舞者因為不滿意而不斷的改編自己的舞碼。旁觀者所看見的卻又是被海浪追逐的舞者，身不由己的隨著波浪而擺動，根本無法脫身。

【旁觀者】

大海不停的拍打
不停 不停 終對不停止
凶狠且不猶豫
如同獵犬緊跟著獵物
追咬著舞者的腳跟

第四景 混淆

舞者已經進入中年，在她的眼中可以讀出滄桑，她感到不但選錯了舞碼，而她也沒有技巧來表達。影者則解釋說不需要想永恆，不要思考上帝，只要有愛的感覺就夠了，因為愛是人的嗜好。旁觀者在一旁先是唱著人生如戲，後來又勸舞者拋棄她的靈魂，沒有了靈魂，只有物質世界是真實的，就不需要掙扎了。舞者終於覺悟到她並非太晚來到故事裡，而是所有故事都有相同的結局，而她，一直就在故事裡。

【舞者】

我看見了迷失的自己
孤獨的在無止境的海邊
無論我轉向任何方向
我絕不會見到他
我
終於了解自己太晚來到這故事裡

我看到自己不停的往後奔跑
我追喊著要他停下來

【旁觀者】
舞台上的燈亮了
舞台上的燈熄了
笑吧！跳吧！
你我不過是影子
舞動在時間裡
美麗的舞者 惟有此刻
你在台上興風作浪
轉眼換個傻瓜
口沫橫飛的講著故事

【影者】

什麼故事？
你太容易自我戲劇化
你不過是在鏡中照
看 你的臉
你的眼
瞳中那朵薄紅的花
你是純粹茫然的渴望

繪聲繪影

卻什麼也不是

這麼黑暗的森林
不知身陷何時
沒有劇情 沒有路徑
只有蒼白一片的記憶

【影者】感受！感受你自己的存在！

【舞者】我是誰？我在做什麼

【影者】“感受！”

想像有個人拿著槍對著你的太陽穴恐嚇著你要開槍！

【舞者】(想了一下；尖叫！)上帝啊…

【影者】怎麼了

【舞者】有人要殺我 …

【影者】那也不用喊上帝啊…

【舞者】可是，我面臨死亡的威脅

【影者】在你蒼白的回憶中有上帝嗎？況且上帝已經被處決了！

【舞者】被處決了？

【影者】被處決了！

【舞者】怎麼會？那我該怎麼辦？

【影者】想愛啊，愛是我們人類永遠的安慰

想上帝會讓我們心虛

想死亡會讓我們空虛

【舞者】我的舞沒有人注視

我的動作也無人了解

我是落寞的舞者

那裡有我的愛？

【影者】弗洛伊德！

他的愛輕取易得

你的靈魂更無需受苦

【舞者】弗洛伊德可以擋住太陽穴上的子彈？

【影者】不一定，不過弗洛伊德可以幫助你忘記

【旁觀者】
舞台上的燈亮了
舞台上的燈熄了
笑吧！跳吧！
你我不過是影子
舞動在時間裡
美麗的舞者啊 惟有此刻
你在台上興風作浪
轉眼換個傻瓜
口沫橫飛的講著故事
繪聲繪影
卻什麼也不是

【舞者】
你看
我的舞碼彆扭
我跳給你看 我的舞藝彆扭
我的舞姿歪曲
沒有任何動作有意義

可是，我實在不喜歡自己的舞碼

【舞者】我舞我的風
【影者】你的主張就是價值
【舞者】我的選擇，只要我喜歡
【影者】就是真理！

【影者】
你把次序弄反了
先決定妳喜歡自己的舞碼！

你決定喜歡後 就會有價值
人的慾望才是天諭
這是你的舞
只有你決定該如何跳
你的故事
你決定它的劇情

忘掉！忘掉！人類的靈魂！
我想要的就有意義
我的判斷就是真裡
丟掉靈魂 噴棄靈魂
哪來的永世詛咒！
哪來的死後審判！

自由了！自由了！
我脫離了靈魂的渴望
我拋棄了必朽的刺痛
我全身細胞高喊
自由了！自由了！

放掉！放掉！人類的靈魂！
拒絕永世詛咒！
絕無死後審判！

【舞者】可是槍仍然頂住我的太陽穴！
【影者】不要在意！兩百年思維的進步
就是要你人生放輕鬆點！

【舞者】
我看見了迷失的自己
寂寞的在無止境的海邊
無論我轉向任何方向
都是滿滿的人群
我
終於了解自己原本就在故事裡

樂團名單

第一小提琴

錢國昌 林文川 蘇子茵 楊境佳 翁鈺婷 張桀瑋
余琬婷 陳又寧 黃瀞華 游可珺 王宜楨 吳佳蓬
林咏瑜 吳逸民

第二小提琴

黃亭綺 林文宣 黃娟瑩 李思慧 李亮萱 蔣明怡
鄒君謨 黃婷 許忠淳 周文婷 陳士瑛 陳凱琪
熊加威 黃文字

中提琴

向君怡 古正芳 林怡君 曾怡嘉 藍玉青 劉穎文
李育潔 涂弦慶 楊昀蓁 陳莉湘 周宛靜

大提琴

劉聖文 謝惠如 鄭音屏 陳佳芬 林孟音 丁莉齡
黃筱軒 陳羿君 劉純妤 李亞蓁 侯斐芳

低音提琴

陳怡伶 錢怡君 朱芝屏 倉明靜 鮑佳曼 李嘉恒

長笛

蔡純靖 張米利 管淑君

雙簧管

杜思慧 李斐雯

單簧管

賴怡叡 許瀞文

低音管

劉澤文 張榆鈞

法國號

松井茂樹 孫自弘 劉子甫 李慧怡

小號

陳長伯 張守莊

長號

呂彥輝 劉怡真

低音長號

呂彥慶

低音號

高斐然

定音鼓

韓立恩

打擊

魏華瑤 楊雅茹 王瑋婷

合唱團名單

女高音

何培剛 吳嘉樺 林薇 林鶴芬 林懿雯 夏勝男
張月娥 張素珠 張淑榮 莊怡萍 許慈心 陳季佑
陳美玲 陳淑芬 楊天潔 楊麗君 葉卉珊 趙曉詩
趙韻莉 劉美玲 劉海婷 蔡宜君 鄭以嘉 盧仁蕙
蕭怡真 鍾佩庭 游玉婷

女低音

朱佩玲 朱恩慈 吳桂美 吳聖慧 李千惠 李文馨
余湘苓 林非比 梁玉蘭 陳佩君 陳慧珉 麥皓婷
游允真 黃從真 楊琇涵 溫麗姿 潘麗莉 蔣洛美
鄭宜文 賴佩君 謝欣純 聶梅珍

男高音

吳日中 吳碩廣 汪光仲 阮昌榮 周柏谷 林郁鈞
林楷荔 姜義浩 洪頌穎 張沅培 張柏君 許伯仁
陳明智 陳俊吉 陳語揚 陸福克 駱威帆

男低音

江坤祐 江智方 李南薰 殷長佑 張立華 張俊彥
陳宗銘 黃中榮 劉勝元 談國蔭 簡國鈞

聲樂指導

周美智 姚立含 楊磊

聲部指導

張俊彥

鋼琴伴奏

吳嘉樺



艾爾加／“寧錄”，選自《謎》變奏曲

Elgar / "Nimrod", from 《Enigma》 Variations

艾爾加的「謎語」變奏曲，原文應為「原創主題變奏曲Variations on an Original Theme」，是艾爾加第一次引起國際矚目的管絃樂作品，這首曲子據說是因為一段艾爾加與他的妻子之間的家庭趣事而引起的。1898年的一個傍晚，經過了一天疲累的教學之後，艾爾加坐在鋼琴前彈著一段旋律，突然之間這段旋律引起了他太太－艾莉絲－的注意，她很喜歡這個旋律，希望他再彈一次，為了取悅他太太，艾爾加開始即興變奏，並且將他們之間共同認識的好友各以一個變奏描繪出來，之後，艾爾加更將這個變奏曲擴大成為管絃樂曲。

不論這個故事是否真實，這首主題以及十四個變奏的管絃樂曲自從1899年6月19日首演後即成為廣受歡迎的曲子，十四個變奏裡面，第一變奏"C.A.E."是他的太太－艾利斯，最後變奏"E.D.U."是他自己，其餘的十二個變奏就是在描寫他們的十二個好友。這個作品，除了樂曲本身的美好，以及帶領我們從不同的變奏來揣測不同的人之外，另一個始終成謎的地方是，艾爾加自己曾提到，這首變奏曲除了原創的這個主題之外，裡面有一個更大的主題，但是這個主題是什麼？艾爾加卻始終不肯透露，艾爾加本人大多以「我的變奏曲」來稱呼這首曲子，至於現在通稱的「謎語(Enigma)」，據稱是好友與出版者杰格Jaeger在手稿上用鉛筆寫上去的。

「寧錄Nimrod」是這首曲子的第九個變奏，寧錄這個字本來出自舊約聖經創世紀第十章提到的一位「上帝面前英勇的獵戶」，叫做寧錄，這個變奏描述到的是杰格Jaeger，他在出版公司工作，是艾爾加的好友，每當艾爾加遇到挫折，想要放棄作曲的時候，杰格總是適時的出現來鼓勵他，杰格是德國人，獵人這個字的德文是Jäger，因此艾爾加以這個名字來描寫這位好友。

艾爾加曾經提到，這個變奏不是一幅素描，而是一段「真正發生的故事」，有一次艾爾加心情低到谷底，幾乎無法再提筆寫作，杰格來拜訪他，鼓勵他繼續作曲，以貝多芬坎坷的人生來激勵他，「這就是你必須要做的」，杰格並且向他哼唱貝多芬的悲愴奏鳴曲的第二樂章的旋律，艾爾加曾說他將這個旋律放入「寧錄」之中，「你能聽到嗎？它是被暗示在裡面，不是明顯的引用。」由於它特別的感傷，聲音豐厚，深受大家的喜愛，這一段變奏常常被單獨演奏。